



公园之晨 ■苏春生

诗抒胸臆

鸢 鸢天·感恩

■王国荣

五月烟云如画屏，
微风拂面满天青。
而今虚度五十几，
且喜拙作聊自慰。

知不足，勤于耕，
感恩同乐乐无穷。
再沐元曲桃花雨，
又享唐宋杨柳风。

江南春

■冯如

云暗清明柳笼烟，
桥过渔艇有啼鹃。
江南水好宜浮梦，
胸次才高略赋篇。

百户青檐呈古韵，
一支谣曲驻尘鞭。
清茶浅盏披风饮，
座侧梨开似雪棉。

春游散记

■王养浩

一、相见欢《马山湿地》

谁言钱湖探芦，花飞舞。
谁去隔芦观鱼，鱼戏芦。
碧溪潺，翠竹生，鹤来乎？
湿地胜景如图，天赐予。

二、浪淘沙《雨中钱湖》

春雨落钱湖，珍珠乱舞。
湖光潋滟风吹树，山色空濛雨作图。
人在西湖。

此行向何去？桃花船坞。
望月亭里听浪诉，影月桥上叹月无。
舟飞渔户。

三、鹊桥仙《水绘园》

古木参天，百花满园，
小桥流水潺潺。何时翠莲出湖间，
花清艳，莺声啼啭。

冒公归田，小宛弹弦，
庭园深深问天。一尺石台留诗篇，
情长绵，水绘佳园。

意犹未尽

风中之树

■赵文心 文

台风夜，我在紧闭的窗前注视着楼前的一排水杉树。狂风裹挟着暴雨鞭子般抽打着，它们急速地大幅度摇晃闪避，纷乱的枝叶撞击着阳台、雨篷、花架，发出劈裂的声音。水杉如此慌乱的样子是我认识它们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我搬进这套住房时，它们葳蕤的绿荫在夏日荫庇一到四楼的住户，如今那尖尖的树梢已越过了六楼平平的房顶。十年真是不短的岁月了，水杉循着天地的安排，安静地不急不躁地长。寒冬落尽针叶，疏离的枯枝在落日的余晖中如老僧入定。早春萌发新芽，羽状的嫩叶轻盈地舞动着，仿佛一夜之间缀满了那不动声色的深褐色身躯，春意便满了人间。世间原无十成称心之事，即使这么美好的树。台风一味逞强呼啸，谁都不放在眼里。院子里的猫狗最机灵不过，早就找好了安身之处。绿地里的花草还有灌木当然很紧张，很狼狽，泥浆溅满一身，花蕾

和须蔓裹搅在一块。可它们愿意将就着让身子矮下去，祈祷风雨手下留情。匍匐不是树的天性。水杉樟雪松玉兰翠柏银杏大叶杨们，站立着，把根再往深处扎一扎，把枝叶再抖擞抖擞。

可是，坚守与生俱来的禀赋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夜风雨，院子成泽国一片。岔路边的榆树断了一大股枝杈，堵了路口，满地青青落叶，伤口似嶙峋的白骨参差向天。路边绿地一棵翠柏歪斜着，压弯了身旁的木槿。小花园里两棵并排的雪松齐地朝一个方向倒下，裹着湿泥的树根无奈地翻翘着。中心大花坛内被女儿誉为“镇院之宝”的大雪松也倒下了。

我趟着积水，一处处看过去。我们早已习惯了享受树的静谧，树的浓荫，树的芬芳，树的自持，灾难降临时却无从为它们分担，它们在风雨中摇晃抵抗、扭曲劈裂、轰然倒下。

高兴的是那一排水杉，院子里所有的水杉都平平安安，笔直地站立着，英挺优雅。起风了，水杉高高的身体微微摆动着，每一缕细密的树叶，每一根玲珑的细枝窃窃私语，轻舞应和。

还是那个沉稳的花坛，它们乐意迎接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洗礼。

彼处此时

农场生活杂记

■叶基馥 文

(八)食堂窗口 窥豹一斑

1974年年初过完春节回到连队后，连队开始谋划新一年的工作，首先进行大轮换，各大田排和后勤不仅负责人调换，而且“小兵”也“轮岗”。在这次“轮岗”中，承蒙当时新任食堂班长的关照，把我从大田排(六排)调到了食堂。

在许多农友的眼中，到食堂工作是件令人羡慕的美差。事实也是如此，在食堂工作可免遭雨淋日晒之苦，与大田排农友相比，进食堂不出三个月几乎个个成为“小白脸”。

小小食堂窗口，可窥连队一斑。每次还未开饭，“叮叮当当”的敲碗声由远而近，几个调皮的男农友边敲边大声喊道：“开饭了，开饭了！”打开食

堂窗口，首先伸进窗口的是各式各样的饭碗。有的饭碗大如小脸盆，有的饭碗高如小木桶，食堂人员看到不同的饭碗就知道窗外是哪位农友，关系好一点的手下留情；遇到连队领导“心领神会”，有时领导发现自己碗里白饭下面“埋伏”着几块红烧肉，便会到窗口前主动补上“差价”；有的伸进好几个饭碗，便知道这是一群好朋友，饭菜票全放在一起，轮流买饭洗碗。

有些男农友喜欢与他人赌“饭局”，便派人到食堂窗口来买几斤白饭或好几个猪蹄膀，然后拿到寝室来一场吃饭或吃肉比赛，一般以饭菜票作为“赌资”。为了赢下半个月的饭菜票，一些农友尽管吃得已“七荤八素”也要硬撑，而周围看客也在一旁起哄：“加油，加油！”

窗口前，还经常会发现有些女农

人生智慧

转瞬失去 方知珍贵

■卜言 文

有位同事对我说，妈妈走后，他才知道做家务是多辛苦。妈妈在的时候，他连一双袜子都不洗。

当你发现人生无常时，你是否为自己拥有的一切而倍感珍惜。

我们所爱的人：有爱我的人，有父母的爱，有兄弟姐妹、朋友的爱，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吃自己喜欢的东西。每天早晨醒来，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晚霞、

柔和的月光。这一切，是多么的惬意、舒坦！

我们有一颗乐观的心灵，有自己喜欢的性格和外表，有自己的梦想，可以听自己喜欢的歌，这一切，是多么的快乐！

当我们拥有时，我们总是埋怨自己没有些什么。当我们失去时，我们却忘记自己曾经拥有什么。

我们害怕岁月，我们认为生存已经没有意思，却在生死之间挣扎，我们什么时候才会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弥足珍贵呢。也许，在将要失去拥有时，才会懂得拥有的珍贵。

岁月悠悠

入党那一天

■高金中 文

用今天的眼光，那一天，绝对是一个吉祥的日子，1988年10月8日。就在这一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忆起来，挺光荣的。我是在西安一所军校里面加入党组织的，在同期同学中是比较早的，因为按军校惯例，入军校第一年，是不发展党员的，从大学二年级才开始发展党员。我们这个学员队64名学员中，第一批发展了4个，第二批中发展了4个，我是第二批中的四个之一。前8名中有我，应该说表现是不差的。

也是在这一天，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组织生活。在学员队教导员的办公室里面，支部召开大会，吸收我和另外3名同学加入党组织，真的很激动，也很惶恐，尤其是感到非常神圣。电影上的画面、共产党人的光荣形象浮现眼前，我一个20岁的小年轻，就这样成为这个光荣组织中的一员，真像是在梦中啊！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学员队的区队长马世锋、副区队长苏晓辉，区队长马世锋是在高中时期入的党，副区队长苏晓辉是第一批入的党，平时大家是同学关系，嘻嘻哈哈的，尤其是副区队长苏晓辉，东北人，特能唠嗑，课间休息的时候，草地上一坐，欢声笑语，都是以他为中心，很有号召力的一个人。但是支部大会一开始，区队长马世锋和副

区队长苏晓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严肃，指出我的缺点，提出希望，句句都在要害。在会场上，我有时出现了恍惚，这是我的区队长、副区队长么，怎么比我成熟得多好几个档次呢？

那一天，我连夜写信，给我的父母，告诉我入党的喜讯。父母很快回信了，他们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父亲是一个老共产党员，要求我这个我们家的第二个共产党员好好努力，继续进步。第二年寒假探亲，父亲在酒桌上向亲戚朋友们炫耀了好几回。

这些年来，每当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生活中遇到困惑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入党的那一天，总会想起入党那一天严肃的场景，总会想起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的批评与希望，也总会想起父亲的话。所以，这28年来，无论在军校、在基层连队、在不同的机关，也无论社会潮流的风起云涌，我始终告诫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听党话、跟党走，牢记自己的入党誓词。

不忘初心，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我对这个词尤其有着很深的共鸣。我喜欢阅读历史、党史书籍，常常对照第一代共产党人的建党理想，常常对照为党的奋斗目标而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无数先烈们的光辉事迹，深切感到，身处和平年代的新一代共产党人，尤其不能忘记自己入党时刻的纯洁美好，党员的身份不是我们的护身符，不是我们个人进取的敲门砖，而是每个共产党员人生奋斗的灯塔，催人奋进，永远向前。

28年了，望中犹记。共产党员的身份一直激励着我。

友扭扭捏捏的身影。为了面子，她们往往不好意思多买饭，只买二两米饭，这二两米饭只是二三口而已，怎么吃得饱。于是，这些女同胞抹一下油光光的嘴巴，然后装出一副没有吃过饭的模样，敲响了已经关上的食堂窗口。

(九)开设广播 既写又播

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年，我便担任连队通讯员，为场部广播站写稿投稿。那时场部广播站都是女播音员，有孙重芳、高文娟等好几朵“金花”。后来，来了一位男播音员，是长宁区延安中学74届毕业生，名叫宋怀强，我们连队好几个延安中学毕业的农友都认识他，因为他在学校就是一名挺有名气的播音员。好几次我写的通讯稿，经他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浑厚稳重的男中音播出，感觉顿时增色了不少，这更提高了我写稿的积极性。

为了能及时宣传连队发生的感人事例，尤其是在“三夏”、“双抢”、“三秋”等农忙季节中的新人新事，激发农友们的干劲，我萌发了自己连队

也办个广播室的想法。在连队领导的支持下，终于办了起来。广播室设在当时的小卖部，老炉灶的旁边，是一个人来人往颇为热闹的地方。

每天清晨，随着一阵音乐响起，我开始对着话筒说到：“星火农场28连小广播现在开始广播。”这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遍整个连队，仿佛成了起床号，把大家从梦中惊醒，是否被骂成“半夜鸡叫声”不得而知。中午又是小广播开始广播，这段时间主要播送连队好人好事和小言论。晚上6点大都收工了，便播放一些“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大干快上的歌曲。那时，我白天到排里劳动，中午时分趁休息时在广播室编稿，大都是一边编写一边播送，有时小卖部的两名售货员也当起播音员。我写好一页，她们便拿过去播送，活生生的一幅“现炒现卖”的情景。

至今一些农友相聚时看到我，还学着我的声调“星火农场28连小广播现在开始广播”，我忙为自己当年的“半夜鸡叫声”打破农友清梦表示歉意。